

创业是少数人的专利

□ 石述思

你创业了吗?这几乎成了商业圈的一句热门问候。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呈现出60、70后老前辈与80、90后新生代同场竞技的奇观。前者拼人脉,后者拼人气,经验PK激情,鹿死谁手充满悬念。

他们中肯定会出现新的马云和马化腾,但更多的创业者将倒在追梦的苦旅中。

尤其是当一个相当严肃甚至残酷的事变成肤浅的赶时髦的话,泡沫破碎的日子就呼啸而至了。

一篇在微信朋友圈疯传的文章称,2014年完成A轮融资的846家公司,现在几乎全部深陷生存危机。

这轮创业狂潮中,风口和风投是被炒的烂俗的两个词。很遗憾,很多昔日站在聚光

灯下挥斥方遒的创业者终于明白风口上的猪能飞,但终究没有翅膀;而风投则更像投资失败后疯了的意思。

当残酷的现实吞噬掉燃烧的激情和数不清的人民币后,似乎终于可以冷静下来盘点一下创业死亡的理由了。

乔布斯创业成功后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一个相当动听的梦想。但对于面临巨大生存危机的创业者来说,第一个杀手就是你们最喜欢的梦想。如果不能找寻科学合理的操作路径,并在市场中迅速立足,

梦想的价值跟做梦别无二致。创业的江湖中从来就是想改变世界的多,而想改变自己的少,搞不好梦想就是一个筐,啥都往里装,比如任性、傲娇、浮躁和抱怨。推荐一个词:理想。啥叫理想?有理的想法呗,激情没有理智的护佑,就是众声喧哗中一声空洞的嘶喊,除了让世界受惊,没有别的效果。

第二个坑爹的词叫用户。在一个个性消费年代,用户需求之复杂多样超乎想象,如果不精确定位、垂直延伸、快速迭代、形成粘度,所有围绕用户建立的商业模式和残酷概念,一切都将是华而不实的“自嗨”。千万别再轻易提什么痛点了,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商业年代,用户痛点多了去,但不都是生意,比如个别用户在精神空虚时还想吸毒呢——那不叫生意,叫犯罪。从用户需求出发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满足他。

第三个坑爹的词叫互联网。中国是发明互联网概念最多的国家,创业项目如果不和互联网沾边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以至于让人严重怀疑有想当一批过去搞传销的都改行做互联网导师了。重申一遍:互联网没有思维,倒是随着互联网原住民80、90后崛起为新兴消费群体,存在互联网用户思维,互联网+的关键是“+”和“+什么”。在我参与的

若干创业节目录制和大赛评比中,一个突出感受是:投资人面对互联网相关的项目越来越谨慎,投钱也越来越吝啬,这是进步——被忽悠多了,自然成了精。

那么,究竟什么人适合创业呢?创业绝对是少数人的专利。多数人还得老老实实就业,参加国考成为不贪污的公仆也是社会强烈的期盼。

如果非要不走寻常路,创业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素质:一是心中有份无法遏制的热爱,简直死了都要爱。二是有份百折不挠的坚持,所谓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三是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创业首先是动员更多人陪着自己受罪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喜欢和认同是构建有战斗力凝聚力团队的基石,“人缘太次郎”是无法完成从自然人到法人转变的。

在此基础之上,还有具备五大思维:依次为商业思维,你不想盈利创业干嘛?做公

益值得赞赏,但你需要投奔大基金。然后你必须有盈利的能力——产品思维,没有好的产品的创业都是瞎折腾。其后是用户思维——现在可以认真聊聊这些人的痛点了。再后是管理思维。这四点和传统工业时代没有本质区别,但互联网时代多了一个传播思维——一个信息成为社会DNA、数据成为生产力的年代,一切产品即传播,而传播越来越碎片化、人格化、场景化、娱乐化。

创业是一场剩者为王的幸存者游戏。阵亡是一种常态。但即使倒下,也得死得明白白——只为了更好地卷土重来。任何时代真正走得远的创业者都是目前脚踏实地做实业的人,努力地

创新创造的人,互联网和智能工业4.0只是他们手中的屠龙刀和倚天剑。

民生
视点

这个世界,和他们有关

——一位孤独症患者母亲的自述

□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我是一名孤独症患儿的母亲。自从儿子(化名)被确诊后,在经历了和所有孤独症儿童父母同样艰难的心理路程之后,我带着儿子开始了同孤独症抗争的漫长路程。从教他认识水和湿的关系,到训练他坐公交上学。在普通孩子看来很简单的事情,而在“星星的孩子”们那里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的生活和命运也因此而改变,直到1993年我创办“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我的生活似乎只剩下一个目标:让壮壮知道,让星星的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和他们有关。

“他今后会怎样?”

1989年秋,忘记了具体日期,只记得是一个典型的重庆阴天,一切都笼罩在灰色之中。那时,我还是重庆一所高校的教师,刚留学回国一年多。万万没想到在国外日牵夜挂的儿子壮壮快三岁了还是不会讲话,但我拒绝任何“孩子可能有毛病”的提醒或警告——哪怕只是一闪念。

在这种极其矛盾而又恐惧的心境中,我在尝试用对待正常儿童的方法教他说话、认知彻底失败后,才不得不面对他的确“不一样”的事实。

那一年,壮壮四岁。

就在那个秋日,在一家门诊,我问医生孩子是什么病,医生说:“儿童孤独症。”

“能治好吗?”迷茫中我又本能的问。“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药,因为不知道病因。”悬着的心开始发抖,我只剩下一点力气:“那他今后会怎样呢?”“不知道,因为我也沒有见过成年的孤独症,估计不乐观,生活怕是难以自理了。”

就这三问三答,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开始准备服侍他终生,但我无法甘心。这不本是我所设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一辈子仅为他活,也无法给予他一切。

(上接第1版)

在这六年间,孩子们已经成为了他离不开的理由,对他来说那是再高的物质报酬也比不上的,“也许平淡,但有意义。”

刚去青川支教那会儿,余震不断,停水停电是常事。但沉重的打击并没有摧毁孩子们感恩的心,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老师。

陈豪记得,他来到青川上第一节课的情景。在临时搭建的灾民安置点,冬天的活动板房里,学生们穿着捐助的儿童羽绒服,色彩艳丽夺目,“其实很多孩子在这场灾难中不幸失去了双亲,但他们用懵懂的、渴求知识的眼神看着你,代替了失去家园的悲伤情绪。”就在那一刻,陈豪感到自己选择了对的路,“面对他们,除了加倍用心授课,我想不到更好的方式帮助这些孩子。”

三年灾区支教的经历,让陈豪深切体会到乡村教师的平凡与伟大。2013年,他和妻子调回老家勉县金泉镇九年制学校工作,依

(上接第1版)

给医院建档带来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即将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

据北京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截至2015年10月31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55851例和50845例。

而今年10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将带来更多的高龄生育人群。据国家卫计委测算,在目前约1.4亿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中,按现行生育政策可生育二孩的约5000多万人,占37%。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多万人,占63%。新增目标人群中,40~49岁人群占50%。

医学上,超过35岁的产妇都属于高龄产妇。产科临床资料表明,高龄产妇本身在怀孕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孕期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异常等情况,发生孕产期并发症、并发症

分级诊疗尚待推广

度我失掉了全部自信。但生活还得继续。

流着泪看他独自走进校门

壮壮在初创的“星星雨”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后,于1994年秋天被北京海淀培智中心学校接纳为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我担心他能否适应学校的生活。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然而一周后,我的心开始安定,事实证明壮壮在“星星雨”一年的学前准备训练是成功的,他在学校最初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不适应现象。但我也明白,这仅意味着他迈进社会的第一步,因为他的年龄在增长,社会对他的要求也会随之而变化。

壮壮刚上学时,我每天都要把他送进教室,领到他的桌子前,放下书包,让他跟老师问好。做完这一切后,我说:“跟妈妈再见。”“再见!”他望着我挥一下手。为了让他学会独立,我就开始“退位”——只送到教室门口。就这样,仅在他上学一个月之后,我已退位到校门口,看着他自己走进教学楼。在第四十天的时候,我随他走到学校所在的街口,就站下来,对壮壮说:“跟妈妈再见,好吗?”“再见!”他应答得很干脆,就独自背着书包,晃着脑袋,挺高兴的一溜小跑,进了学校的大门。

这一幕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这种孩子母亲的感受,本应是正常的事,但对于我们却是那样的奢侈。虽然我与他分开的地方离校门口只有二三十米,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壮壮上学了”是如此真实。他去得那样自然,像其他孩子一样。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一直站在那里,呆呆地。

此后,我每天都陪他到街口,望着他走进校门。不是因为不放心,而是我珍惜看见他独自背书包走进学校的那一刹那。每次我都是含着泪水离去,这种情景持续了近两个月。

他曾理所当然地坐别人腿上

当壮壮在重庆时,他才四五岁,在公共汽车上总会有人给他让坐。也会有人说:“小家伙,坐我腿上!”这一下可糟了。孤独

到车站后,我和记者们站在一边,等待着壮壮上车的那一刻。壮壮似乎对我们的存在浑然不知,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知道这与他有什么“关系”。来了一辆374路后,他上去了。车上很挤,正值北京上班的高峰期,他只能站在门口,扶住把手,让自己站稳。就在车要开动的那一瞬间,他把脸转过来冲着我们,笑得很开心,在我看来,他甚至有几分得意,向我们挥挥手,表示再见……望着车远去的背影,英国记者感慨地说:“这太不可想象了,太成功了,即便在英国,这也是很难的一关。”

然而这位英国记者不能想象在锻炼壮壮独自乘公共汽车上学和放学的过程中,我们母子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能够让壮壮达到今天这一步,是五年多来练习的结果。初带他到北京时,他还小,每遇到要上公共汽车时,看到车还未停稳人群就冲向车门的景象十分害怕。他用力拉着我的手,说:“妈妈,不上车!”但我背起他就往车上挤。

上了车是第一步,壮壮无法忍受车中密集的人群,他大喊大叫,用手捶打挤着他的人,这自然会引起“民愤”。每逢这时我就先替他道歉,然后用一个母亲的真诚告诉旁边的人,孩子有“孤独症”。“有毛病还来挤,应该去打车。”“有毛病还带着到处跑,不在家老呆着。”我时常会听到这样伤人的话,更多的时候还必须去承受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

我继续带着杨嫂坐公共汽车,我要让壮壮尽可能地去适应他所必须生存的这个社会。渐渐地他适应了,不再闹了,而且会主动往车门靠,以便占据有利的上车位置,对车内的拥挤也习以为常了。

他是第一站,壮壮无法忍受车中密集的人群,他大喊大叫,用手捶打挤着他的人,这自然会引起“民愤”。每逢这时我就先替他道歉,然后用一个母亲的真诚告诉旁边的人,孩子有“孤独症”。“有毛病还来挤,应该去打车。”“有毛病还带着到处跑,不在家老呆着。”我时常会听到这样伤人的话,更多的时候还必须去承受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

我继续带着杨嫂坐公共汽车,我要让壮壮尽可能地去适应他所必须生存的这个社会。渐渐地他适应了,不再闹了,而且会主动往车门靠,以便占据有利的上车位置,对车内的拥挤也习以为常了。

当壮壮在重庆时,他才四五岁,在公共汽车上总会有人给他让坐。也会有人说:“小家伙,坐我腿上!”这一下可糟了。孤独

生们格外欣喜,他们收到了一份从千里之外的杭州“飞来”的礼物,装有40台电脑的包裹当天下午整齐地摆放在学校的爱心电脑教室里。

有了电脑,课就好上了,学生们的上手速度出乎他的想象。看着孩子们终于能像城里孩子一样,用便捷的互联网探索广阔的世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一笔一划给马云写了一封感谢信。

和当年留在苏州的同学比,和自己可以在杭州享受的生活比,陈豪明白现在的生话略显拮据。“选择乡村教师就选择了清贫,也选择了坚守。”但是有学生,家人在身边的生活,就是他所热爱的一切,让他觉得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若干年以后,翻到以前教过的学生的照片,觉得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看到他们过上了好的生活,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就。”

座谈会中,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提出推进分级诊疗,引导孕产妇合理选择助产服务机构。

对于普通百姓习惯性地认为大医院条件好,生孩子更安全,雷海潮指出,一般产妇生产是妇女正常的生理现象,与通常意义上的疾病不一样。政府有关部门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产科的资质均有严格的准入审查和日常管理。对于一般孕产妇而言,可以优先选择就近、方便的综合医院产科或者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院就诊。

事实上,北京市各助产机构在控制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率方面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产妇在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进行分娩相对安全,质量较为可靠。

以孕产妇死亡率为例,据妇幼卫生监测统计,2014年北京市户籍孕产妇死亡率为7.19/10万,即一万个孕产妇中发生死亡的不到1例,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指标分别是685/10万。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公布的一份对世界各国孕产妇死亡率的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今年美国每十万个新生儿的顺利诞生中,就有14名产妇死亡。

雷海潮表示,如果一些孕妇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某种高危情况,医院将及时通过已经建立多年的孕妇转诊网络,将孕妇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目前,北京市已建立起高危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和机制,危重情况可通过跨级转诊“绿色通道”,确保产科抢救迅速有效。

对于人们“扎堆儿”选择在三级医院建档,而不去二级、一级和民营医院,单生华认为,除了民营医院费用较高之外,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她说,人们普遍有从众心理,哪里人越多越往那儿挤。“好比人们下馆子吃饭,哪个饭馆门前车多,就选择去哪儿,哪怕自己多排会儿队。基于这样的心态,人们会觉得别人都去三甲建档生孩子,自己也得去‘扎堆儿’建档。”她还表示,虽然现在三级医院建档很吃力,但几乎所有的民营医院都没有饱和。

对于人们“扎堆儿”选择在三级医院建档,而不去二级、一级和民营医院,单生华认为,除了民营医院费用较高之外,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她说,人们普遍有从众心理,哪里人越多越往那儿挤